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五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封琅邪王後徙封會稽王海西即位琅

邪絕嗣復徙封琅邪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

咸安元年

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即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

春正月袁

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

瑾渠客翻輔為

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

二萬救之

蚝七吏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

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

據桓溫傳石橋在肥水北守式又翻

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

慎縣漢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郡唐廬州之慎縣則梁魏之間

南梁郡之慎縣漢九江浚道縣之地非此慎城

伊宣之子也

桓宣佐祖逖拒祖約守襄陽皆有功

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秦

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

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為翟斌乘秦亂起兵張本處昌呂翻澠彌

兗翻斌  
音彬

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二月秦以

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

青州刺史治廣固

中壘將軍梁成

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

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

甫覆為荊州刺史

晉志曰秦既滅燕以兗州刺史鎮倉垣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

陽徐州刺史鎮彭城秦初以荊州刺史鎮豐陽後移襄陽余按此時秦未得襄陽蓋仍燕之舊鎮魯陽也屯

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

刺史

涼州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界置益州於扶風界校戶教翻

秦州刺



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

牧

雅符氏也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雍於用翻

吏部尚

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

堅欲進圖

梁益故置梁益二州刺史楊安既克仇

復置雍州治蒲

池使加督南秦州鎮仇池使疏吏翻

阪

秦省雍州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雍於用翻阪音反

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征

東大將軍雍州刺史

樂音洛使疏吏翻

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

也

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

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

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

秦上秦朝除為正官

也嗚呼荀卿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以苻堅之明  
王猛之畧簡召六州英俊以補守令然鮮卑乘亂一呼  
翕然為燕以此知天下之  
勢但觀人心向背何如耳  
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

定公周楚卒

諡法大慮靜民曰定

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

太守張閔子于桃山

俱姓難名魏收地形志  
蘭陵昌慮縣有桃山

大司馬溫

遣兵擊却之

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

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彤余

中翻萇仲良翻帥  
讀曰率騎奇寄翻

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世

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代之先拓拔鄰以次兄為  
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將

即亮翻捷  
居言翻

夏四月戊午大赦

秦兵至驚峽

驚峽在仇池北

亦謂之寔  
峽驚音就

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

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

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

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

統與纂爭國見上卷  
上年降戶江翻下同

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

秦置

秦州於上邽仇池在  
其南故置南秦州

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

池王猛之破張天錫于枹罕也

事見一百一卷海西  
公太和元年枹音膚

獲

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

敦煌徒門翻

秦王堅既克楊篡

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閭負送之

穆帝永和

十二年秦遣殊負使梁今復遣之

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

稱藩劉石者惟審于彊弱也

張茂稱藩于劉曜事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張

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

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

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

絕秦見一百一卷太

和元

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

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

禹之治水高下因天地之性弱水西流江

河東注今言能返之回之喻秦威力之強也

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

郡士民所能抗也

涼州六郡以張軌初鎮河西之時統治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六

郡言之也元康以後張氏所分置其為郡多矣

劉表謂漢南可保

事見漢獻帝紀

將軍

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

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自張軌保據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

世者不以耀靈祚玄靚為世數

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

州刺史西平公

使疏吏翻下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吐谷渾王辟奚聞楊

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潞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

見葉延九

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強其良翻

好學仁厚無威斷

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下無斷同

三

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潞羌豪也

潞渠良翻羌人據潞

川之地分為東西

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

橫戶孟翻

右也幾亡國矣

幾居希反

吾二人位為元輔

長史司馬府之元僚

豈得

坐而視之詰朝月望

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會日月之會謂之

合朔自合朔之後月又先日而行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月望詰去吉翻

文武並會吾將

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羗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  
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  
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

坐徂

卧辟奚驚怖

怖普布翻

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

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

奚由是發病恍惚

人無精爽謂之恍惚

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

生何以見之于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

寄食而已遂以憂卒

卒子恤翻下同

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

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

將即亮翻

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

娛樂

樂音洛

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

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

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

匪僻之人視之也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格長孫斤而被傷也

秋七月

秦王堅如洛陽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

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

有遺腹子甲戌生男



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

為于偽翻

名曰涉圭

拓跋珪造魏事始此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

周訪周撫周楚皆著威名于梁

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梁益二州諸軍事領益

州刺史

監工街翻

仲孫光之子也

周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三年

秦以

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

河西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

夏武城漢中為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

王猛以潞川之功

見上卷上年

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

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

見四

十三卷漢光武建武  
十三年處昌呂翹

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

廉李謂  
廉頗李

牧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九月秦

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

諡法能思辨衆  
曰元行義說民

曰元晉武受禪當時之臣死多有諡元者固非以行定諡也

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

刺史

復扶  
又翻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

伶人王洛叩馬諫曰

鄭玄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  
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

官  
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

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

為于偽翻

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

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

右

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

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以戒獵也

堅倣其意拜洛為官箴左右

自是不復獵

復扶又翻

大

司馬溫恃其才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

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桓溫心迹回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獲

逞者制於命也孰謂天位可以智加奸邪

術士杜炅

炅古迴翻

能知人貴賤溫問

炅以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勲格宇宙

據孔安國尚書注格至也

位極

人臣溫不悅

其志願不止于此故不悅

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

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

枋頭之敗事見上卷太和四年

既克

壽春謂參軍郝超曰

郝丑之翻

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

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

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

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

愜告叶翻

溫曰然

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

起知溫心而  
迎合之溫遂

與定議

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

第側里翻又壯士翻  
床賁也易以鼓翻

乃言帝早有痿疾

楊正衡曰字林痿痺也人垂翻  
又於佳翻余謂此蓋言陰痿也

嬖人

相龍計好朱靈保等

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范相  
惡良翻范曄後漢書有計子勲

參

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

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

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

此白石蓋在牛渚西南  
桓玄破譙王尚之處非

陶侃令庾亮所  
守白石壘也

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

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

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

太后方

在佛屋燒香

建屋於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

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

后出倚戶視奏數行

行戶剛翻數十行同

乃曰我本自疑此至

半便止索筆益之曰

索山各翻

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

杜預曰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已酉溫集百官于朝堂

朝直遙翻下同

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

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

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

伊尹曰阿衡放太甲于桐喻溫廢立行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

阿倚衛平

當依傍先代

傍蒲浪翻

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

定於須臾

用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傳直戀翻

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

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晉朝以此服王

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于晉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此為可服耳

於是宣太后令

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

會工外翻

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

收帝璽綬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享後魏書僭

晉傳作亨今從之

帝著白恰單衣

著側畧翻恰苦洽翻

步下西堂乘犢車

出神虎門

晉制諸公給朝車安車卑輪犢車各一乘東漢都雒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賢注曰廣義神

虎洛陽宮西門也在金商門外然則神虎門亦建康宮西門乎

羣臣拜辭莫不歔歔

音歔

虛歔許既

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

殿中監掌

監天子服御之事將即亮翻

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

稽邸

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

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

向流涕拜受璽綬

平巾幘蓋即平上幘單衣江左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中幘也

是

日即皇帝位改元

改元咸安

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

疾詔乘輿入殿

乘如

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

撰雖免翻預撰



辭欲入見而陳之

帝引見

見賢通翻

便泣下數十行

行戶剛翻

溫兢懼竟

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

好呼到翻

為溫所

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

武陵王晞亦元帝子

出繼武陵王詰後

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

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

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

王彪之能全晞于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于會稽續服之

日會稽可以理喻而習武者桓溫之所忌也復扶又翻

乙邛溫表晞聚納輕剽

剽匹

妙翻息綜矜忍

息子

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

亂階

溫以此誣晞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

梁王璘等官

璘與璿同音津

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

衛殿中

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

安之虎生之弟也庚

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

書弔之浩子消不答

消圭淵翻

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

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

欲去之

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

晃父邈本汝南

王祐之子也嗣新蔡王後

詣西堂叩頭自列

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事

稱

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

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

尉倩柔皆蘊之弟也

倩千旬翻  
掾于綃翻

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

及其母

即田氏孟氏及  
所生三男也

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

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惶

惋烏  
貫翻

非所忍聞况

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

譙王承死於王敦之難  
承當作承音注見前

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

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

郡

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

丙辰免新蔡

王晃為庶人徙衡陽

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陽郡今之衡州

殷涓庾倩

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

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

難乃旦翻

與弟會

稽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

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

屬廣陵郡今泰州即其地

溫既誅殷庾威執翕赫

翕盛也赫災之極也

侍中謝

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于前臣揖于後

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

戊午大赦

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

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

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

前敗灞上

見九十九卷穆帝太和十年

後敗枋頭

見上卷太和四年

不能思

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說戴記作悅讀當從悅一曰說讀如

字謂自解說也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

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秦車騎大將

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

便宜輒已停寢

騎奇寄翻堅先是命猛以便選賢俊補六州郡縣守令

別乞一州

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

之有管樂

齊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樂毅

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

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

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

易以

苟任非其人

患生慮表

表外也孔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

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

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

陝式冉翻

卿未照朕心殊乖素

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

周公東征

周大夫為作九罭之詩其辭曰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  
子衮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

我心悲兮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

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

事如故

史言符堅王猛君臣相與之至所以猛得展其才讜多朗翻

十二月大司

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

屏必政翻又必郢翻

不可以臨黎元

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

昌邑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

築第吳郡

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

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

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

文帝紀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

處昌呂翻

拱默而已常懼廢

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

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先悉薦翻

踰月

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

惡烏路翻

中書

侍郎郗超在直

入直省中也

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

故當無復近日事邪

帝之為撫軍也辟超為掾故於今敢以情問之復扶又翻

超曰

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

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文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史書所稱取



急請急皆謂假也省悉景翻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

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咏庾闡詩云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

此亦清談但情溢于言外耳朝

直送翻下同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

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

談差勝耳

清談無益於國事謝安當此之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者也

郝超以溫

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

日盱未得前

肝古案翻

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

史邪

史言謝安于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郝超勢缺如此桓溫既死之後超得終于牖下盖以智免也

為于偽翻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

興晉

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為郡興晉亦當近枹罕界

徙涼州治金城

自天水徙金城

張天

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

以秦徙鎮倡之故懼

立壇于姑臧西刑

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

帥讀曰率下同

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于

上邽

欲使晉起兵攻蜀而出會于上邽也

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

西鮮卑乞伏司繁于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

川統潛襲度堅山

乞伏氏先是漢北南出屯高平川又自高平西南遷麥田山司繁又自麥

田遷于度堅山水經注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杜佑曰在蘭州五泉縣界以下文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觀之

則水經注為是

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

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

降戶江翻

秦王堅以司

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

勇士漢縣晉省此因漢縣名而置護軍

撫其部衆

為後乞伏步願以鮮卑叛秦張本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

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涉田勰陽瑤為

著作佐郎

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總音協

郝略為

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驚之子也

陽驚仕燕歷事

三朝驚音務

冠軍將軍慕容垂言于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

之惡來輩也

惡來以多力事紂紂嬖之以亡國惡來輩一作惡來革史記曰惡來善毀讒諸侯以

此並疏輩當作革

不宜復污聖朝

復扶又翻污烏故翻

願陛下為燕戮之

為于偽翻下為人同

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

也

此惟湯武足以當之下此則漢高帝猶庶幾焉為于偽翻

彼慕容評者蔽君專

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

喪息浪翻

國亡不死逃

遁見禽

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五年

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

寵秩之

秩序也官也寵秩謂寵而序其官使不失次也

是愛一人而不愛一

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

恩盡誠于人而莫之誠卒于功名不遂容身無所

卒子

恤翻

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復扶

又翻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

罷遣還民

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終況不及苻堅者乎

夏四月徙海西公

于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

監察之

監工銜翻

彝協之子也

刁協元帝信用之

六月癸酉秦以

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

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

仍帶特進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清河郡侯印綬也

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

州牧

代王猛鎮鄴使疏吏翻

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

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

沈持林翻

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

阿

眈丁含翻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國故食毗

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大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

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

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

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

元帝割吳

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

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

皆斬之

庾亮之後滅矣

眈壺之子也

卞壺事元明二帝死于蘇峻之難

甲寅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

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

俞生道生踈躁無行

從才用翻行下孟翻

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

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

天於紹翻

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

相者視之

孕以證翻相息亮翻下同

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

以媵

證翻卑女為婢婢女之下者送女從嫁曰媵

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

宮人謂之崑崙

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國在南海外崑盧昆翻

相者驚曰此其

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

晉書曰初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

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後悟乃流



涕及孝武帝崩  
晉自此傾矣

已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

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

帝封琅邪王所

生母鄭夫人薨回請服重徒封會稽王  
追號鄭夫人為會稽太妃會工外翻

遺詔大司馬溫

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

取之

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少詩照翻

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

之天下

宣帝肇基帝業元帝中興故云然

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

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王丞相導也

是日帝崩

年五十三

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

大司馬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

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

朝議乃定

朝直達翻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

康獻褚太

后既歸政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以臨朝稱制海西既廢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

帝冲幼加在諒闇

闇音陰

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

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

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此事即封還詔書之

始也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

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

辭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扶

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

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傳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

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

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

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尹呂望況臣猛之無似似無

猶言不肖也

章三四上

上時掌翻

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

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  
猛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

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

尸素尸位素餐者也

顯

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

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治直吏翻

堅敕太子宏及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樂音洛

陽平公融在冀

州高選網紀

網紀謂官屬網紀眾事者也

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

紹為治中別駕

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為氏

清河崔宏

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

規正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下同

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

後紹出為濟北太守

濟子禮翻

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

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

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

卒子恤翻

融問申紹誰可使

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胆智可使也先是丞相

溫及猛屢辟泰泰不起

先悉薦翻

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

之急卿不得復辭

復扶又翻

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

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

高泰字子伯

泰曰罪人來就刑

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

詩魯

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齊宣王以稷下垂聲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

淳于髡田駢慎到接予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

追踪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

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

言于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

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

不治者也

治直吏翻

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

泰固請還州

還冀州也

堅許之

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

氏曰順皇后

即王述從妹也會工外翻

尊帝母李氏為淑妃

冬十

月丁亥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

晉氏南渡僞置

彭城郡於晉陵界妖於驕翻

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

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  
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

兒女子言乎

馬於虔翻

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

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  
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懷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

門

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帥讀曰率下同

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

殿庭

雲龍門建康宮門也

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

為

吏士守衛雲龍門者也

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



門

難乃旦翻  
帥讀曰率

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

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

公深慮橫禍

橫戶孟翻

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朝廷知其安于屈辱故不復為虞

虞防也備也  
復扶又翻

秦都

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戾

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平老鎮朔

方始一百卷終

三吳大旱人多餓死

吳郡吳興義興  
為三吳注已見

帝升平三年

前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謚法五宗安之曰孝克

定禍亂

曰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

來朝

朝直遙翻

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

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

恟許勇翻

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

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

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

朝直遙翻

有位望者

皆戰懼失色

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

名望也帽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

質涉翻

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

安從容就席

從千容翻

坐定謂溫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左傳楚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

明公

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

之與安笑語移日

史言王坦之雖忠於晉室而識度劣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晷

殺之郗超常為溫謀主

郗丑之翻

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

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

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子平

恤翻

溫治盧悚入宮事

治直之翻

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祕

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為左衛將軍桓祕由是怨溫

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夏代王什

翼捷使燕鳳入貢于秦

捷居言翻燕於賢翻姓也

秋七月己亥南

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

之趣讀曰促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

有心為之謂之故

使袁宏具草

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

可以此示人

言不當為此文也

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

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

久自可更小遲迴

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預有力於其間復扶又翻

溫

弟江州刺史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

為汝所處分

吳俗謂他人為渠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其意以為已存彼必

不敢立異死則非冲所制若害之無益于冲更失時望

故也

觀桓溫所以待安坦之者如此二人者豈易及哉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冲

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冲冲密知之不敢

入俄頃溫薨冲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

錄收也祕

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

王故事冲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

為桓玄篡晉張  
本少詩照翻

時

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

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

揚恐當作梁  
雍於用翻

桓冲

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

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

陽

三分溫所統  
以授其弟姪

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

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

皆專決不請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

上

辟毗亦翻  
上時掌翻

須報然後行之

史言桓冲事  
晉朝忠順

謝安以天子

幼冲新喪元輔

喪息  
浪翻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

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

朝直遙  
翻下同

太后亦

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

冠古

玩反令從嫂臨朝

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為從弟  
故太后為從嫂從才用翻

示人主

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

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

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言

史言彪之所陳者正義謝安所行者時宜八

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復扶又翻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

子廣襲仇池

簡文帝延安元年秦取仇池

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

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

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流合為漢水晉蓋

阻沮水列戍以備秦沮千余翻

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漢川即漢

中郡之地

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

共掌朝政

朝直還翻

安每歎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

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



史鎮廣陵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

帥卒二萬出漢川

彤余冲斷帥讀曰率下同

前禁將軍毛當

秦置左右前後

四禁將軍

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

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

蜀先無獠李勢之時始自山出獠盧皓翻

戰于

青谷

新唐志洋州真符縣本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道置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興道縣即興勢之地

亮兵敗奔固西城

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興郡奔固者奔西城以自固也

彤遂

拔漢中徐成攻劔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

琥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

邀而獲之

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順江而下則達江陵然朱彤克漢

中因得邀獲虢母妻則又似自漢中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為秦有虢母妻安能越劍

間取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意謂當以此漢水為西漢水虢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虢遂降于安

降戶江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為梓潼郡治涪潼音同荆

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

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縣竹

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

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于秦邛渠容翻秦王堅以楊安

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

州刺史屯墊江

墊音疊

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

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

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

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

堅本氐也故以

氐賊呼之此必虓母死後事

嘗值元會

正月一日為元日是日朝會為元會

儀衛甚盛

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

聚何敢比擬天朝

秦之君臣皆六夷也故詆之為犬羊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

秦人

以虢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

桓冲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

冠古

玩翻

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

糧乏退屯巴東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

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

勃寒亦隴西鮮卑也

秦王堅使乞伏司

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勇士川即漢天水勇士縣之地

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

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直亮翻

經

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

言于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

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

井八星秦雍州分見賢遍翻分扶問翻

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

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

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

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起燕分而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冲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隆安元年慕容暉父子兄年拓跋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

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

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蕃跨據

六州

鮮卑東胡之餘種也

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

見事

上卷海西公太和四年五年

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

父兄弟森然滿朝

本多為林森然猶林然也朝直遙翻

執權履職執傾

勲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

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外蕃為赤子汝宜息

慮勿懷耿介

詩曰憂心耿耿賢曰介介猶耿耿也

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患為悔不用融言張本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刁彞卒二月癸丑以王

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

陵詔謝安摠中書

王坦之出鎮安兼摠中書

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

廢絲竹

暮功暮及大功小功之喪也好呼到翻

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

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偽翻為于

言禮法為天下之寶

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眾二萬遣使來

請兵

使疏吏翻

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

帥讀曰率

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墊

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

晉志漢廣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玄武縣也

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尉部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瑤石虔屯巴東

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萬餘人進圍城

都

獠魯皓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

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

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

敗補邁翻下同育

與楊光退屯縣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

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

敗補邁翻

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

羌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

復扶又翻



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

人悲哉無復遺

魚羊合成鮮字謂鮮卑也是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故翻

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

晉祕書省有丞有郎無侍郎秦以整為祕書郎內侍左右故曰侍郎

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整宦官也博聞強記能屬文

屬之欲說

好直言上書及面諫

前後五十餘事

好呼到翻上時掌翻

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

即段夫人

也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鷺室但

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是歲代王

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衛辰之下更有衛辰字文意乃足為下衛辰求救於秦張本犍

居言  
翻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坦

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

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

腕烏  
貫翻

郗超亦深止之

揚州統攝京畿權  
在要重故皆止冲

冲皆不聽處之澹然

處昌呂翻  
澹徒覽翻

甲寅

詔以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

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 六月秦清河武戾王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為于偽

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蓋黃河及華嶽諸神不盡徧四嶽也猛疾少瘳

為之赦殊死以下身首橫分為殊死少詩沼翻猛上疏曰不圖陛下

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

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款誠也伏惟陛下

威烈振乎八荒八方之外為八荒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聲教光乎

六合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

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  
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

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

樂毅答燕惠  
王書之言

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

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

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以鼓

翻

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

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

朔相承

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  
南徐光之論非矣處昌呂翻

上下安和臣沒之

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

後卒  
如猛

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

比必  
寐翻

及也斂力贍  
翻臨如字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

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癸巳立

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

王濛善清談與劉惔齊名

以后父晉陵

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

魏始置五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別兵

都兵騎兵事也

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

九月帝講孝經始覽

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

晉初中書置通事舍

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沈約曰晉置中書侍郎又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

事舍人掌呈案奏章後省通事莞音官

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

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

雜邈應時收斂還省

省謂中書省被皮義翻樂音洛好呼到翻

刊削皆使可

觀經帝重覽

重直龍翻

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

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

喪息浪翻稱尺證翻下同觀古玩翻

朕

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

以稱武戾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

市

王猛謚武戾稱尺證翻識楚諧翻

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

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

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左衛右衛將軍是為二衛衛軍撫軍鎮軍冠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衛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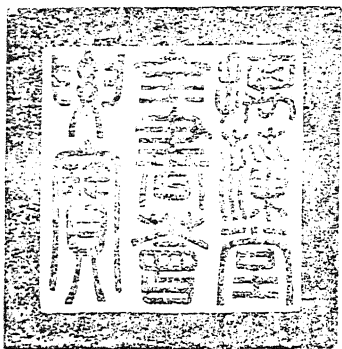
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

士授經女隸沒入為官婢者奚官女是也

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學

識者遂絕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謄錄監生臣何廷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六

起柔兆困敦盡玄默敦牂凡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

太后攝政見上卷上年

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太赦改元丙午帝始

臨朝

朝直遙翻

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

東五郡諸軍事

浙江東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會工外翻郁丑之翻惜挹淫翻

徐

州刺史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

事

豫州之歷陽淮南廬江安豐襄城及江州之尋陽共六郡騎奇寄翻

自京口徙鎮姑孰

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謝安中

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

勞于求賢逸于得士

齊桓公用管仲之言

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

相常謂帝王易為

易以政翻

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

丞相謂王猛中

半也中丁仲翻

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

淪替

替廢也

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

兵寇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

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

山長谷皆蠻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人襲梁及霍以圍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霍則梁縣南之霍陽山也漢高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板楯蠻也後漢祭遵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又有巫蠻南郡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降戶江翻

夏五月甲寅大赦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

事見一百

一卷穆帝升平五年

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

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

子大豫

嬖卑義翻  
又博計翻

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

事中郎憲與櫬切諫不聽

從才用翻  
櫬初覲翻

秦王堅下詔曰張

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

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

臨西河

河水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武威郡東北  
為西河使疏吏藺萇仲良翻將即亮翻

尚書

郎閭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

朝直  
逢翻

若有違王命即進

師撲討

撲普  
卜翻

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

以此衆戰誰能敵之

用左傳齊桓公之言鏗丘耕翻鏘虛交翻

虢曰戎狄以

來未之有也

周虢拘執於秦其尊本朝之心雖造次不忘也

考異曰虢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

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虢曰朕衆力何如虢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虢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堅又命秦州刺史苟

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苟萇

後繼

帥讀曰率

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

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

中錄事席仿曰

禁中錄事張氏所置使摠錄禁中事也仿與力同又音勒

以愛子為

質

質音致

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

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朝

朝直遼翻

忠節著于海內今一

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

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

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

降戶江翻

下同使謂閭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

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

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

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

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

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

蕞徂外翻

又殺

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

秦

驤思將翻帥讀曰率

秦人聞天錫殺閭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

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

降之

驍烈將軍蓋張氏置五代志允吾縣有青巖山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意者清石津在青巖

山之下河會城在二河之會歟驍堅堯翻

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

閩駟曰石城津在金

城西與梁熙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



塞

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楊非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據載記

楊非在支陽東北三百餘里

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

于洪池

洪池嶺名在姑臧南掌據晉書作常據當從之

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

于金昌城

金昌城在赤岸西北

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于天錫曰

敦徒門翻

臣書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

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

張寔分金城之令居

枝陽置廣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枝陽縣地張駿分晉興置廣武郡

馬建出于行陳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必不為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

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  
常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  
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摠禁兵  
寵任極矣

天錫之攻李儼也常據首破其兵蓋河西推為良將故其言如此

今卒困於

此

卒于恤翻

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

首伏劒而死

稽音啟

秦兵殺軍司席仇癸已秦兵入清塞

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

河西張氏置官僚擬于王者而微異其名司兵

蓋晉五兵尚書之職也

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

水經注河水自左南

而東逕赤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

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

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

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

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

惠帝永寧元年張軌為涼州刺史遂有涼土共九主七十五年

而亡櫬初覲

涼州郡縣悉降于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

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按堵如

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

秦置北部尚書以掌北蕃

初秦兵

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

為于偽翻

至則居之以天錫

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

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

治中

從事武興蘇膺

張軌以秦雍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興郡

敦煌太守張烈為

尚書郎

敦徒門翻

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

幹為高昌太守

高昌漢車師之高昌壁也張氏始置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

餘

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

為梁熙為呂以光所殺張本

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

索昔各翻

宋皓為主簿西

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

秦攻涼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

督護桓罷遊軍沔漢為涼州聲援

沔彌充翻

又遣豫州刺史

桓伊帥眾向壽陽

帥讀曰率下同

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

撓秦以救涼

撓雙教翻

聞涼州敗沒皆罷兵

初哀帝減田

租畝收二升

見一百一卷隆和元年

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

度徒洛翻

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月移淮北

民于淮南

吳秦也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

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

擊代

帥讀曰平

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

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

蚝七吏翻

右禁將軍郭慶

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

為鄉導洛菁之弟也

秦主健之入關菁有功焉健之垂沒也菁以逆誅鄉讀曰嚮

苟

萇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

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

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

下遐嫁翻

秦王堅曰水

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事失宜

量音良

非暉等

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

虜以自贖

代本鮮卑索頭種故謂之索虜索昔各翻

衆咸以為萬里名將非

所以應速

將即亮翻下同

堅曰暉等喜于免死不可以常事疑

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

暉等自西方回故謂伐代之軍為東軍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

部南禦秦兵皆不勝

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白部令孤德

茶曰魏氏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與魏俱起為部落大人遂為獨孤部犍居言翻

又使南部

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

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

石子嶺當雲中盛樂西南新唐書曰自夏州北渡烏

水一百二十里至可朱渾  
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

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

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

李延壽曰高車蓋赤狄之

餘種也北方以為高車丁零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並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以為號種章勇翻  
四面寇鈔鈔楚交翻不得芻牧什翼犍復

度漠南

復扶又翻

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

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

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孤卒子斤失

職怨望

不復得國之半故自以為失職而怨卒子恤翻

世子寔及弟翰早卒

寔卒

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



地干力真窟咄皆長

開於葛翻紇下沒翻窟苦骨翻咄當沒翻長知兩翻下同慕容妃燕

女也什翼犍娶燕女為妃見九十七卷康帝建元二年

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

子津

水經河水南入雲中楨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

子之名酈道元注曰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賣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

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

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

說輸芮翻

王將立慕容妃之

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

北狄長

居大氐帳環設兵衛氐帳  
漢人謂之穹廬因曰廬帳

伺便將發耳

伺相吏翻

寔君信之

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

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

趨七喻翻

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

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

賀野干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

年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其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

左傳載石祁子之言

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

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群下叛

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

鐵弗衛辰狡猾多變

劉衛辰本匈奴鐵弗種李延壽曰鐵弗南單于苗裔衛辰者左賢王

去卑之玄孫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姓

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

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言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

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

用左傳戎子駒支之言

此安邊之良

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

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

南部大人長孫嵩

拓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沙莫雄為南部大人後改名

仁號為拔拔氏生嵩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  
為長孫氏此言長孫所出與前注略不同

元佗等皆

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

長知

遷之長

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

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

鄭康成曰叛換猶跋扈也韓詩曰叛換武

強也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

穢當作穢

西引烏孫

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

兩師謂荀萇伐河西之師行唐公洛伐代之師

也分討黠虜

黠下八翻

役不淹歲窮殄二亮俘降百萬

降戶江翻

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

王重直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

杜預曰班次也受當作授

戎

士悉復之五歲

復方目翻

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

將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

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

運萬里道殫相望

左傳之言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殫之毛氏曰殫路冢也殫音覲說文曰道

中死人人所覆也又鐵浮為殫

兵疲于外民困于內危亡近矣冠軍叔

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

秦以慕容垂為冠軍將軍楷紹之叔父也叔仁當作

叔父冠古玩翻

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史言鮮卑窺秦有乘釁報復之志

初

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

西障西邊也

秦王堅曰彼種

落雜居

種章勇翻

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

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

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

庭中將軍秦所置蓋

立仗殿庭中者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

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

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

降戶江翻

雍州

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

雍於用翻

劉庫仁招撫

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  
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

當謹遇之

天下之英雄雖在童穉中固不與群兒同也

秦王堅賞其功加廣

武將軍給幢麾鼓蓋

幢直江翻

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

秦五原太守而叛

五原漢郡也魏晉省其地於荒外秦復置郡隋唐為豐鹽二州

庫

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

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

桑乾縣漢屬代郡晉省孟康曰乾音干拓

跋魏後置桑乾郡唐屬朔州善陽縣界魏收志拓跋力微時次南諸郡有庫狄部後改為狄氏

久之堅

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代來城在北河西蓋

秦築以居衛辰言自代來者居此城也單音蟬

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為乞伏國仁乘秦

亂據隴西張本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

新羅并韓苗裔也居

漢樂浪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種魏時為斬盧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沃沮不耐韓濊地

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

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

晉將作大匠有丞無長史長史蓋秦所置

大修

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

艦戶

慕容農私言于慕



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

奢侈

重直用翻

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

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慕容

農所見猶紹措也

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

陽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

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

復扶又翻

丙辰征

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

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

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

徐州刺史

江南諸軍謂晉陵諸軍也

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充

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桓豁為征西將軍以玄為司馬監工銜翻

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

此江南即上明也

奏自江陵徙

鎮上明

晉志上明在漢武陵郡孱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

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杜佑曰上明即今江陵松滋縣西廢大明城桓冲所築也冲疏曰南平孱陵

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宋白曰上明城

桓冲所築在今松滋縣西

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冠古玩翻

諮議參軍

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

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

時遇謂一時之恩遇也

蘊乃受命初中書

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

權愔優遊散地

郗愔自徐兗二州刺史移鎮會稽郗丑之翻愔挹淫翻散悉亶翻

常憤

邑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

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

將即亮翻

謝安以兄子

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

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

府

桓公謂桓溫起立同府事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元年

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

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履以皮為之屐以木為之屐竭戰翻

玄募驍勇之

士

驍堅堯翻

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

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

晉人謂京口為北府謝安破俱難等始薦

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

敵人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

王彪之卒

散悉亶翻騎奇奇翻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

之初即東府為宮

東府在建康臺城之東

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

帝止蘭臺都坐

蘭臺御史臺也都坐御史臺官會坐之地坐但卧翻

殆不蔽寒暑

是以更營新宮

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元年

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

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

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

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

緝續也熙廣也鄭玄曰緝熙光明也

乃以

脩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

造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

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治沈約曰前漢都尉治

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孫亮太平二年立臨海郡

初超黨于桓氏以

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

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

即焚之既而惜果哀惋成疾

惋烏貫翻

門人呈箱皆與桓溫

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復扶又翻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會工外翻

秦王

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

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

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

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關樂音洛萇仲良翻帥讀曰率下

同騎奇寄  
翻下同

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

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衆

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

沔彌充翻

梁州

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

虞防也備也

既而石越帥

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

百餘艘以濟餘軍

艘蘇遭翻

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

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

行下孟翻

至西北隅以為不

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

邪即斜翻

及秦兵

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冲  
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  
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糗去九翻但稍遷漢沔之

民于許洛塞其運道

塞悉則翻

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

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  
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

入居之 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

城逵領沛郡太守戍彭城

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

楊正衡曰逵古遁字



城為征南綦劫之勢

征南謂苻丕也時督諸軍攻襄陽綦劫者以綦勢喻兵勢也圍綦者

攻其右而敵手應之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劫

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

晉都建康

漢丹陽秣陵縣也

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

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

盱眙

俱姓也秦初以洛州刺史治陝城晉志曰滅燕之後移洛州治豐陽參考前鄧羌以洛州刺史鎮洛

陽則是時洛州刺史猶治洛陽是後北海公重以豫州刺史及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鎮洛陽洛州刺史始移治豐陽淮陽晉書載記作淮陰當從之淮陰盱眙超越之弟

保羌之從弟也

邵羌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二年從才用翻

八月彭超攻彭

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

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于西城

杜佑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

挹於峻山築壘今其山曰魏山

九月秦王堅與群臣飲酒以祕書監

朱彤為正

正酒正也彤余中翻

人以極醉為限祕書侍郎趙整作

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九州春秋曰曹公禁酒孔融以書嘲之曰

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天文志曰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垂酒池既曰垂矣池

當作杜康妙識儀狄先知

魏武樂府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注云杜康古之

造酒者戰國策曰昔帝女儀狄作酒以進于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紂喪

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

紂為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以亡殷史

曰夏桀淫驕乃放鳴條蓋亦以酒也前危後則謂前人之危後人之法則也喪息浪翻夏戶雅翻

堅大

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

禮臣侍君宴不

過三爵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

月大宛獻汗血馬

使疏吏翻宛於元翻

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

之為人用千里馬何為

文帝却千里馬見十三卷元年

命群臣作止馬

之詩而反之

反則反之何以作詩為哉此亦好名之過也

巴西人趙寶起

兵涼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史言蜀人思晉

秦豫州

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

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

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

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

廷尉

劾戶縣翻又戶  
得翻下遐稼翻

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

戮但師已淹時

淹滯也  
久留也

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

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

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虓在秦密與桓

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

虢虛  
交翻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

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

將即  
亮翻

詔陽

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

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

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

之衆而為一城者

為于  
偽翻

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也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  
用重所要輕也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

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

梁熙諫曰晉主之

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

易以鼓翻

陛下必欲廓清

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引關東之兵南臨淮

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

乎

沮將豫翻下濕之地曰沮

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

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抱鼓蒙矢石也

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

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抱音膚

堅乃止詔冠軍

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

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

曹魏置度支尚書度徒洛翻

以李伯護為不忠斬

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

晉志曰太康中置順陽郡唐鄧州臨湍菊潭二縣古順陽

地

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

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

而臣之桓冲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

章印也上時掌翻

請解

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

軍張蚝為并州刺史

蚝七吏翻

兖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

彭城

帥讀曰率

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

間古覓翻

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

趣七喻翻

玄遣之泓為秦

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

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

超置輜重于留城

留縣城也自漢以來屬彭城郡重直用翻下同

謝玄揚聲遣

後軍將軍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



重戴遂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

考異曰謝玄傳云

何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帝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秦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王顯為揚州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

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

盱眙音盱怡

俱難克淮

陰

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距淮五十步北對清河口十里進可以窺山東內則蔽沿江晉宋以為重鎮

留

邵保戍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

場音亦

年穀不登

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

九親即九族

衆官廩俸權

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癸未使

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

巴中即巴郡

前

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

敗補邁翻

亡七

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

應虎生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

破虜將軍蓋苻秦所置

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

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

氏之多忠臣也

周號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冲

挹參軍史穎得歸

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

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

眙執高密內史毛瑯之

高密僑國也瑯之領內史戍盱眙瑯子皓翻

秦兵六

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

晉僑置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三阿今寶應軍即其

地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

帥舟師屯涂中

涂讀曰除

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

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

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

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

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

淮橋

秦作橋于淮水以渡兵上時掌翻

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

何謙戴逵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

今盱眙縣北六里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

也復大破之

復扶又翻

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

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

冠古玩翻

秦王堅聞之大怒

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

下還稼翻

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

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兖州刺史鎮湖陸

續漢

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曰王莽改曰湖陸今  
按湖陸縣漢屬山陽郡晉分屬高平國魏收地形志高  
平縣有湖陵城當在  
唐兗州任城縣界

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

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  
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于王導而謂其文雅過  
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  
陽尹蘊自以國姻蘊后父也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  
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蘊先督徐州今復督  
浙東復扶又翻會工

外

是歲秦大饑

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

薊

重謀反而不誅復任之以方面宜其與弟洛反也復扶又翻

二月作教武堂于渭

城

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省石勒置石安縣苻秦復曰渭城

命

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將即亮翻

祕書監朱彤諫

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

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

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

馴從也言從此而致

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

于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

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

洛洛以幽州刺史鎮和龍行唐戰國時趙邑秦以為縣魏晉因之勇而多力能坐制奔

牛射洞犁耳犁耳之鐵厚而堅自以有滅代之功滅代見上元年求開

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為使持

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疏吏翻

使自伊闕趨襄陽沂漢而上趨七喻翻上時掌翻洛謂官屬曰孤

帝室至親洛苻健兄子也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

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

復扶又翻  
過古禾翻

此必有陰計欲使

梁成沈孤於漢水耳

梁成時鎮襄陽  
沈持林鎮

幽州治中平規曰逆

取順守湯武是也

漢陸賈曰湯武  
逆取而順守之

因禍為福桓文是也

齊桓晉文皆因兄弟爭國得國而霸

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

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

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摠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

燕於賢翻句音  
駒麗力知翻

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

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



沮呂翻在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

史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

菟同都翻

遼東太守趙讚為左

司馬昌黎太守王縉為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

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

漢邊郡有牧官秦置牧官

都尉分遣使者徵兵于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

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成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

守藩

偽翻為于

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

縉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

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

者當遣使奉表乞留

使疏吏翻下同

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

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長

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

陽平公融以冀州牧鎮鄴平規

使洛出中山以臨鄴

摠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

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

帥讀曰率下同

秦王堅召

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為逆此天

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

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  
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  
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  
者曰汝還白東海王

堅本封東海王

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

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

苻健廟號高祖乘繩證翻王于況翻

若能迎駕

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  
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

都姓

貴名鄭公孫閱字子都子孫以為氏傳株戀翻

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

將即亮翻以

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

會屯中山有衆十萬

薊音計

五月竇衡等與洛戰于中山

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

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

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漢獻帝興平二年武

威太守張雅請置

西海郡於居延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

漢用

宣帝詔而畧變其文治直吏翻

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

使其臣狃于為逆

狃狎也

行險徼幸

徼堅堯翻

雖力屈被擒

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

書堯征之辭

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

寇虐無俾作慝

詩民勞第  
三章之辭

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

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

道子為司徒

會工  
外翻

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

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

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

樂音洛

堅以諸氏種類

繁滋

種章勇翻

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

九峻

山在漢馮翊雲陽縣界唐在醴泉縣峻祖紅翻汧告堅翻雍於用翻

使諸宗親各領之

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

苒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氏苒長水校尉

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

古者封建諸侯

國命卿皆世其官堅分諸宗親散居方鎮各以種類為世卿樂音洛苒苒由翻

長樂郎中令略

陽垣敞為錄事參軍

垣氏姓也後隨宋武南歸遂為累世將家

侍講扶風韋

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

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

晉書曰按平州禹貢冀州之域于周為幽州界漢屬北平郡後

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至孫文懿為魏所滅因置平州統遼東昌黎玄菟帶方五郡後還合於幽州苻秦滅燕復分幽州置平州公孫淵字文懿唐避高祖諱稱其字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

城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

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

枹音膚

長水校

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

興騰並苻氏婚姻氏之宗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

荆南兗東豫陽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

陽秦兗州刺史鎮倉垣南兗州鎮湖陸又秦初以豫州刺史鎮許昌滅燕之後以豫州刺史鎮洛陽於許昌

置東豫州陽當作揚按後魏書地形志天平初始置揚州于宜陽苻堅以王顯為揚州刺史成下邳正屬暉所

統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苻秦初以洛州刺史鎮陝城荆

荊州徙洛州于豐陽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川鉅

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丕

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



# 援琴而歌曰

項安世家說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

上曰池下曰宕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圍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廉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援于元翻杜佑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

仇綏

爾雅鴟伯勞郭璞曰伯勞似鷦鷯而大飛不能翺翔竦翅上下而已廣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

趙仇綏不知為何物

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

謂徙諸低而留

慕容也種章勇翻

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語牛倨翻

九月

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揚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

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

符秦于南中置南巴校尉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

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

都貴鎮襄陽彭城誤也

置東豫州以

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瑒

之等二百餘人來歸

毛瑒之被擒見上四年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

後漢書姜肱傳曰就精廬

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即精舍也蓋以專精講習所業為義今儒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

引諸沙門

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

王肅仕曹魏以

經學著名武帝肅外孫也

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二月東夷

西域六十二國入貢于秦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冬十

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

晞徙新安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追封新寧

郡王命其子遵為嗣 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郗

愔為司空愔固辭不起

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

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

竟陵侯國前漢屬江夏郡惠帝

分立竟陵郡

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

帥水陸二萬拒之

帥讀曰率

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

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

亥拔管城

據載記石虔襲破振仲于潁水振仲退保管城又據水經潁水逕郡縣故城南又東潁水

注之潁水西南注于潁寔曰潁口潁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竟陵郡所治也以此攷之管城當在潁

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冲子謙為宜

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沈約曰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僞戶

立南河東郡屬荊州五代志  
南郡松滋縣江左置河東郡

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秦大司農東海公陽負外散騎侍郎王皮

晉職官志散騎

侍郎四人魏初以散騎常侍同置負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散悉置翻騎可寄翻

尚書郎周虓

謀反

虓虛交翻

事覺收下廷尉

下廷尉孫翻

陽法之子皮猛之子也

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

法死見一百卷穆帝

升平元年

臣為父復讐耳

為于偽翻下堂為同

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

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

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

治直之翻  
為于偽翻

知子莫若父

何其明也周虢曰虢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

何問乎

荷下可翻復  
扶又翻下同

先是虢屢謀反叛

先悉  
為翻

左右皆請

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

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

徵諸晉志河  
西張氏未嘗

置高昌郡苻堅之平河西也以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  
疑張氏置是郡苻氏因之高昌即漢車師後部高昌壁

之地注  
又見後

皮虢于朔方之北虢卒于朔方

卒子  
恤翻

陽勇力兼

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

建元十九年堅  
伐晉而敗秦遂

以亂二十年堅死是建元十  
八年也復扶又翻鄴上扇翻陽劫鄆善之相欲求東歸

鄆善王殺之

史終言之

秦王堅徙鄆銅駝銅馬飛廉翁仲

于長安

石虎所置于鄆者

夏四月堅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州

刺史

堅下有字

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

行下孟翻

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

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

廣古曠翻

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

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

撲普卜翻

秋八月癸卯大

赦 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使密具舟師

欲祖王濬之故智順流東下而伐晉也

九月車師前部

王彌賓鄯善王休密馱

賓堂見翻馱堂何翻

入朝于秦

朝直通翻

請為

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

鄉讀曰嚮

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

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

討諸軍事

驍堅亮翻騎奇寄翻下同使疏吏翻

與凌江將軍姜飛

凌江將軍晉文

王所置以授羅憲

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杜進康盛位至將軍

未有將軍號

摠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



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

不補失

謂漢武伐大宛破樓蘭姑師田車師也

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

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桓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

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汚北屯田掠六百餘戶

而還

汚彌充翻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

承業垂三十載

堅以升平元年自立至是凡二十六年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尚庶幾焉乃欲

疲民以逞宜其亡也

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

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

將即亮翻

何如祕書

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壁軍

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

謂永嘉之末避

亂南渡之子孫也

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

杜佑曰岱宗東岳也特謂太山為岱

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衆山之宗故曰岱宗

此千載一

時也

載子亥翻

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

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

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

滅之朝直遙翻  
猶為于偽翻

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

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

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

守斗福德在吳

歲木星鎮土星斗  
牛女吳越揚州分

伐之必有天殃且彼

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

逆歲違卜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揚倮  
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

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世家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

勸武王武  
王遂行

天道幽遠未易可知

易以  
豉翻

夫差孫皓皆保據

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斷丁管翻

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

三國之君謂紂

夫差孫皓

故敵國取之易于拾遺

易以鼓翻

今晉雖無德未有大

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于是群臣各言利害

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

詩曰如彼采芣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

吾當內斷於心耳

斷丁亂翻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

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

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

數所角翻

民有畏

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

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

復扶又翻

吾彊兵百萬資

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

劣弱也

乘累捷之勢擊

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

憂哉

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符堅之謂歟復扶又

翻下復留同

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

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

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

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

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

侯

諸葛亮  
謚武侯

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

見上卷寧  
康三年

堅不聽于

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

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

朝直

遑翻下同解  
戶買翻曉也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

分扶  
問翻

又晉君無罪

若大舉不獲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

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

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

冠軍即冠軍將軍也

晉書載記所書率書將軍號而不繫將軍通鑑因之冠古玩翻

言于堅曰弱併于彊小

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

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

韓白謂韓信白起言秦多良將也

而最爾江

南

最徂外翻小也

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

復扶又翻遺于

手翻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是之辭

陛下斷自聖心足

矣

斷丁亂翻

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

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

謂張華杜預也事見八十卷武帝咸

寧五年朝直送翻

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

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

老子道德經立戒篇之辭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

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

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

不歸夷狄也

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



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

道安在襄陽堅破襄陽興而致之

群臣使

道安乘間進言

間古覓翻

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

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

樂音

洛

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據四維自足比隆堯

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

沴音戾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為沴氣

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

虞舜南巡

狩崩于蒼梧之野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

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

被澤乎

被皮義翻

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

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

將摠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

稽音啟

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

之治天下

治直之翻

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

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

言因牛馬之性故可引重而致遠

禹濬九川

障九澤因其勢也

言因高下之勢故可滌源而陂澤

后稷播殖百穀因

其時也

因天時而播殖則百穀成

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

因人心而用兵則天下服帥讀曰率

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

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

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書皋陶謨之辭

天猶因民而況人

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

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

者宮室將空

嗥戶刀翹

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

鷄夜鳴群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

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

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  
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  
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

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徵蘭下廷尉

下選  
稼翻

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

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

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

十石

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  
之大者也農人服田力穡至于有秋自古以來未

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  
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  
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  
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